

刘思走了。也许,我们永远再也听不到他那谈笑风生的绝伦妙语了;但是,他的潇洒形象,会永远保存在我记忆的刻盘里,会随时映现在我脑际的屏幕上。

形容一个人很“潇洒”,既指其风貌举止,更指其精神韵致。刘思的潇洒,仅凭“风貌举止”就足够百分。论个头体魄,往他身边一站,便自觉“矮”;论容颜相貌,虽不顿生妒意,也暗暗自惭形秽;论着穿穿戴,他的服装谈不上豪华和阔绰,但总是将传统和时尚、朴素和大气、平常和不凡融合得无声无息又恰到好处。他那风度和气质,让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一看,就猜想这是一位尊者、智者、思者、睿者,让坐他身旁的我们揣揣地自觉“瘪三”和“土冒”。

当然,刘思的潇洒主要体现在他对命运磨难的态度上。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正当他的诗情、诗才、诗兴偈佻风流、潇洒勃发的时候,突然陷入了那场

# 旅途

天涯海角 涯非遥远角非偏,北航往返一日间。海角万里说昨日,天涯咫尺论今天。

北海银滩 沙白滩软岸无边,踏浪戏水很好玩。游遍天下金沙滩,浴足首选北部湾。

鼓浪屿 闹中取静城中城,锦上添花岛外岛。若非游人总骚扰,小岛美如绿玛瑙。

日光岩 巨石磊磊透长空,阳光落顶如有声。凭眺始惊厦门美,山海尽在一望中。

厦门大学 校园青青如园林,读书散步两怡人。湖清正可陶胸怀,草绿亦能出学问。

金塘大桥 斜拉巨缆复横牵,谁架坚弩跨海天?车鸣千声颂奇迹,波涌万里唱鸿篇。

鲁迅故居 一支笔笔定终身,故居处处慰灵魂。巨匠早逝岂不幸?若活至今必困窘。

浚县陶俑 思于职守的狗

张健莹

# 潇洒刘思

王继兴

灭顶之灾的运动中,直到80年代初,才真正结束了漫长的炼狱生涯。尽管他曾经饱尝过难以用文字形容的痛苦,但是,恰如李晴先生在给他的杂文集所写的序言中所说:“他像一个长途归来的旅人,拍拍身上的灰尘,便又坐到他的书桌前去了。”多么从容又淡定的身影!多么坚强又潇洒的形象!接着,他的杂文便像井喷一般披荆问世,立即引起了全国文坛的瞩目。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杂文,尤善“从平淡中揭示崇高,从荒唐中揭示理智,从随意的描述中揭示事物的实质,从可笑的事物中揭示悲哀”(语出《苏联大百科全书》对“幽默”一词的诠释),所以朋友们把他的许多杂文冠名为“幽默杂文”。真的,品读他的杂文,随时都会忍俊不禁从心肺里爆出快哉的笑声来!笑过之



你才唱罢我登场 王国强 摄影

凌行正,1930年6月生于潢川。1949年5月潢川解放的那一天,19岁的潢高学生凌行正和当时的同学、好友白桦、叶楠入伍随军南下。随后在湖南参加了“衡宝战役”,这一仗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激动之中,他一口气写下了《当国旗升起的时候》,从而正式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1952年,任成都军区政治部创作员的凌行正踏上了抗美援朝的列车,荣获过“国际三等功”勋章,受到贺龙、康克清等中央慰问团领导同志的接见。直到1958年8月,才随最后一批志愿军回国。紧接着又同他所在的部队到西藏参与“平叛”工作,帮助百万农奴进行民主改革。

1964年秋,凌行正创作了报告文学《活着》,轰动一时。1962年夏天,随同部队返回内地。就在这个时候,中印边境的枪声打响了,凌行正又随军奔赴边疆,重新开始另一种战斗生涯。

1993年,任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的凌老光荣离休。他的作品如《关山情》《山河赋》《神圣的珊瑚礁》等散文集,多写

后,又会陷入不尽的思索,顿彻的感悟,甚至产生灵魂的震颤!有人说,幽默是一种处世艺术,惟能看破人生的严肃面,才能以较为轻松的态度应付人生,幽默感就是从这种轻松的处世态度中自然流露出来的。他的这种轻松,不正是精神上的潇洒吗?

更让人羡慕的是他在生命弥留之际所表现的那种洒脱!得悉刘思先生晚上突然走了,次日我们杂文界的几位朋友立即赶到府上去吊唁。进入他家厅室,意外地发现一切安详如故。我们想向至亲至敬的老哥的遗像恭恭敬敬三鞠躬,以表发自内心的哀思,但家里却没有布置灵堂。我们“被请”坐下,听嫂夫人平静如常的述说。原来,刘思在生命的弥留之际,对其身后诸事都给老伴一一作了交代。那交代,像平常两人在花间小径上散步时亲切聊天一样轻松。他特别执意地强调: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不惊动亲朋好友,吉利也不搞灵堂,连孩子和女儿也不要戴黑……他说:“那都是给活人看的,我一点也感受不到。就让我悄悄地走吧,让我将平平常常的样子留在大家的心里,那该多好!”……听着嫂夫人平静静静的叙述,我们心里的哀痛,完全升腾为敬重,升腾为敬重,升腾为敬重之情了!

呵呵,潇洒刘思,你一路走好!

# 凌行正:八十舞春风

唐朝

藏》,组成了高昂优美的“军旅青春三部曲”。其中的《感念西藏》还荣获第十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

2007年,凌老创作的纪实文学《纵横中南》,生动地再现了1949年解放军挥师南下、进军江南、长途跋涉追歼敌人的铁血画面。

2009年9月,年近80高龄的凌老创作出版了我国首部以军队干休所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九号干休所》。干休所的生活其实很平常,近乎琐屑,但凌老别具匠心,用深厚的生活和不凡的艺术功力,塑造了几位老军干的艺术形象,再现了一代军人高尚的思想境界。该书一经面世,就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一举获得“解放军图书奖”,很多老读者看后“禁不住热泪盈眶”。目前,《九号干休所》已经入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参评作品。

后边的话张学良已经听不进去了,胸口一阵阵地疼。决定为表嫂去讨公道后,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来十万块钱,然后往表嫂面前一放,转身就走。从此狼走狗散,狗走路,天各一方,再不相见。现在的结果是,钱到手了,也是十万,而且也到了表嫂手里,而且表嫂拿了钱也走了,一切都与自己当初设想的一样。可这个相同结果却让张学良心里极不痛快,总是想表嫂不应该就这样一走了之,哪怕只说一句话,哪怕只回眸一笑,哪怕让丫鬟来装模作样地应酬两句,也算是个交待,也算是个结局吧?

张怀英懂得哥的心,偷着去找了表嫂几次。买下小院的美国人讲,那个漂亮的女人说,她不会回来了,她要去做一个你们谁也找不到的地方。

张怀英不忍把真实情况告诉张学良,只是说,有人看见表嫂了,她还在城里,说不定哪天就来看你呢。张学良听了,突然暴跳如雷,你们能不能让我清静清静?从现在起,我谁也不见,谁来也不见!

可是,现在却由不得张学良清静了,仅仅过了一天,张大公子住院的消息就传遍了奉天城。奉天各公署衙门的大小官员,奉省所有驻军各军级长官,奉天城各界知名人士,外国驻奉领事馆的领事,都争先恐后来医院探视。黑龙江督军朱庆澜、吉林督军孟恩远也派人专程来奉慰问。北京的袁世凯袁大总统“惊悉”后,屈尊降贵,派大公子袁克定乘专车北上,手持一张圣旨般的慰问信,据说是袁世凯亲笔书写。其时,袁世凯正图谋称帝,很看重张作霖在东北的势力和影响,意欲借机笼络。事后,张作霖不无得意地对张学良说,臭小子,你吐血,把半拉中国都惊动了。

日本关东军和满铁的众也来到了医院,张作霖亲自陪同来的,几十辆小汽车把南满医学堂的前庭院塞得满满的。本庄繁和土肥原贤二还特意把儿子带来了,“五鼠闹奉天”时,最先对张学良抡起网球棒的就是土肥原贤二的儿子。那小日本长得跟他的粗壮爸爸像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肥嘟嘟的大脑袋刚从人丛中挤出来,张学良也认出了他。土肥原贤二满脸真诚的样子,说,自上次发生那场误会后,犬子深感不安,总想找机会向张

不去,多让人讲究啊。冯德麟这次见了张学良没骂“小鬼崽子”,喊的是小六子。小六子啊,这两天累坏了,这么多人来看,哪个不得应酬几句,嗓子都哑了吧?张学良这几日确实忙于应酬,苦不堪言。听了冯德麟的话,真感觉说到了心里,连连点头,是啊,是啊,冯大爷说得是,真是说得嗓子疼呢。可冯德麟接下来几句话却说得受不了了,小六子啊,回去跟你爸说说,以后不用做什么买卖了,什么三番当三番的,费那个劲干吗?隔个三五年的,你吐一回血,啥都有了。

张学良把冯德麟的话给了张作霖,张作霖没直接回答,却讲起了当年与冯德麟在辽西的往事。最后说,那个时候,爸见了他可是要磕头的啊。张学良说,爸,咱把收人家的钱都还回去吧,冯大爷能说这样的话,别人也能说,不也会在心理想,这不是好事。你放心,爸,我欠你的那十万块,长大了一定还你。

# 连载

从亚布力论坛开幕时,这里就聚集了中国思想最前卫的企业家,奉行平等、真实、自由的会议精神。冯仑对《中国周刊》记者表示,只要你交钱,不论是多小的企业和多大的企业都能一起参与,平等交流。“要去见官员,那得去博整,别去亚布力。”

这种平等和自由也在着装上有所体现。别的论坛是要穿西装的,但亚布力论坛上,你看到的是满眼的休闲装。

这样的“自由”从来的路上就已经开始了。潘石屹记得他去沃斯的经历:亚布力论坛包了一节车厢前行,随着火车隆隆的响声,真正的会议从火车上就开始了。每个包厢都有探讨的话题,你要是不感兴趣,可以到别的车厢去,“不用任何客套,也没有任何礼节。”晚餐由陈东升请客,六菜一汤。而端茶倒水的工作由当时的论坛秘书长陈东升、嘉宾主持王梓木主动担当。“从世界的变革、和平,到企业的信仰,再到企业的创新,一路无话不谈,相言甚欢。”

由于少了很多媒体的围追堵截,没有高官,没有台面上的故作深沉,在亚布力,企业家很敢说话。

陈东升说,论坛上“挑战过老段,挑战过王石,挑战过最权威的教授,这就是一种精神,是参与、批判、平等的精神。”经济学家赵晓曾在论坛上听了一圈发言后,当面对大家说:“我不满意各位今晚的表现。”

2010年第十届亚布力论坛上,就有这样直白地交锋。银泰集团的沈国军上台发言说:“我感觉三十年以后再来谈民进国退就没有意义,我自己认为再过三十年中国经济正不断发展,除了几个关系到国家安全的行业,我估计大部分是民营企业去主导。”

在他之后上台的戴志康,证大投资集团董事长,显然不认同这个观点。他说,今后三十年中国的趋势是“国进民退”,这个不是我所希望的,但是它客观上可能就这么走了,有其合理性。”

亚布力论坛的官方网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亚布力论坛的参与者并不是中国最大、最强的经济力量,也不仅是行业翘楚和领袖,但参与者绝对是具有思想力,最具创新精神的的企业家。亚布力的贡献就在于积累了中国企业家们的众多原创思想。

自由、创新的特点自然需要相应的氛围,相对封闭的环境。滑雪

# 中国财富圈

服务不周到,这不仅仅是嘉宾的感受,亚布力论坛主席田源自己也清楚。他有个朋友交了会费而没被安排住处,自己找地方借宿了一段时间。虽然朋友并没有责备田源,但田源意识到论坛专业化运作的必要性。于是,田源和一部分企业家发起成立了一家公司来经营中国企业家论坛,每人出资十多万元,但约定永不分红,靠这笔启动资金来让论坛运转得更好。

这几年,交通和基础设施改善了,亚布力论坛的内容早已在网上直播,嘉宾居住环境也好了,交通更加便利,方便快捷的生活方式进入了东北小城。

这也让有些人依然若失,陈东升直呼不习惯:以前每年来这里过着农民的生活,大家挤在一起,在热炕头喝着东北的白酒,其乐无穷。现在有了好环境,倒还不习惯。

走过的十年,借助参会大家聚集的机遇,亚布力也孕育了另外的组织: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数字中国、绿领俱乐部、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中城联盟。亚布力论坛无愧为中国NGO组织早期的先驱。

但是,随着各种特色鲜明的企业家论坛、组织的出现,亚布力的影响力似乎受到了威胁。亚布力专家对《中国周刊》指出“亚布力不如前几年那么活跃了。”

# 阅汉堂陶俑

几千年来,狗都是人的生死朋友。在盛行厚葬的汉代,尤其在东汉以后,墓室里总有狗,大大小小的狗,各式各样的狗。人在世时,狗为人看家护院,人下世了,也要有陶狗陪伴左右。人说狗是忠臣,狗不嫌家贫,还把牠当作家里的口人。

这只狗,是卧着的,身高34厘米高,身长也是34厘米。它宽宽的耳朵竖着,大大的眼睛圆睁地瞪着,听到了什么声音?看到了哪个人影?它张开大嘴露着尖利的牙齿,汪汪地狂叫,主人呢,主人哪儿去了?汪汪汪,它狂吠了。就叫它吠吠吧。

吠吠身高一多半是它的脖颈,脖颈是挺着的,足显它的神情专注,脖颈也像脚足了劲儿,格外得长,显然是夸张了,不过表现吠吠的状态却恰到好处。

这狗是著名的东汉南阳狗,它形体大,形象生动,

# 通体饰黄色铅釉,连毛色都逼真得像狗。

时下城里人养狗是养宠物,市面上不但有各式狗粮狗零食,还有狗衣服狗鞋狗厕所狗尿布,价格都不菲。我家附近有的一家专营狗用品的商店,起名还叫百万宝贝。当宠物养的狗也适应地有了宠物的秉性,跟人越发得好,邻居家的一只外国品种的金毛狗,是狗中第二聪明的,常常拥抱主人表示亲热。有一次,家里进了贼,卷走了他们的现金,还从容地坐下了他们家桌子上的一个苹果,聪明的金毛始终没容友友好地没叫一声。不知道是因为外国狗脾气不一样,还是主人把它宠坏了。

我家养了一只京巴狗,很机警的,但凡有什么动静就会汪汪地叫,提醒我们。有要求了要吃饭了要遛了也叫。它和那只东汉南阳黄釉狗都是忠于职守的狗。

# 郑州地理

紫荆山:位于金水区金水路与金水河之间。紫荆山其实是在郑州商城旧址上被大风吹堆出的沙丘。为了防止沙丘的黄沙南移,人们在沙丘上种植了很多生命力很强的紫荆树,把沙丘装扮得郁郁葱葱。这个沙丘被人们约定俗成地叫成了紫荆山。对郑州这座地貌平坦的城市来说,这座紫荆山,不过是相对平地而言“山不在高”,也算是郑州一处游览地了。

二里岗:位于管城回族区东南部。指凤凰台村以西,郑新路以东,杨庄村以南,老农药厂以北地域,原是高出地面约5-10米的一个沙土岗。岗的中部像一个东西走向的脊,南北两侧逐渐走低,沙岗因距城区约两华里,俗称二里岗。二里岗遗址位于二里岗村北边。

林山寨:位于中原区东南部,与郑州市人民政府毗邻。据有关资料记载,林山寨原为“临山寨”。临山必有山。很早以前,这里居住着朱姓人家,村西有一座南北走向的山岭,故名朱林山寨。此后,肖、郭、赵姓相继来此落户,依山居住。清乾隆年间,村民为方便生活,便出资在村里修建一磨坊,并立碑纪念,碑文落款为朱林山寨。清朝末年,村民们将朱字删去,称林山寨。是郑州市最早的城中村之一。

# 郑州城乡地形名称的由来

老坟岗:位于二七区北部。历史上这里原为一杂草丛生的沙岗。明初,西方回族真人默穆都哈到郑游历教化,死后葬于此,亦称“巴巴墓”。清乾隆十三年《郑州志》记为“回回墓”。回族群众仰真德学,争在其墓地附近购地为莹,经明清两代成为回民义地,坟墓累累,埋的层次不分,人称“乱葬岗”。因沙岗地势高出地面约10米,故名“老坟岗”。

杜岭:位于金水区东南部北二七路东侧。“杜岭杜岭”,顾名思义,它既与杜姓有关,也与地势有关。据杜岭村中老人讲,现杜岭中街北段沿金水河向东,即古城墙南百米处有一土岭,岭上建一庙宇。因庙建在一块高地上,加之庙宇大,四有挑角,俗称此地为岭,杜姓来这里安营扎寨最早,又是大家族,有祠堂,有花园,久而久之,这里便被叫成了杜岭。

花岗:位于惠济区大河村西二里许。该岗南北长600多米,东西宽500多米。村中流传,西汉末年,王

# 新书架

《吃茶去!》 段然

周作人、汪曾祺、鲁迅等70多位文化名人将品茗升格成为一种美妙的文化艺术,品茶品人生。饮茶的境界与文人雅士崇尚自然山水、恬然淡泊的生活情趣相呼应。名山名水出名茶,更因名人传美名。闲情雅致、风韵人情、体悟生活、闲情逸致,诸如此类和茶有所关联的词汇琳琅满目,其实,这些完全可以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吃茶”,一个“吃”字,是何其潇洒地把茶的语境体现得酣畅淋漓。历来的文人墨客们几乎无一不对茶情有独钟,在他们的笔下更是把吃茶的意境描绘得美轮美奂。在这本书里,编者精选了一些名人的文章,与其说是一本书,倒不如说是茶语,读之如品茶,意在其中,或许读罢会张罗一声:吃茶去!

莽莽刘秀到此,刘秀惊恐之余,见岗上苍松密布,(一年生草本植物,果与棉花近似)误认为是棉花,不禁称赞说:“美哉花岗!”然后挥师南下,经过多年浴血奋战,刘秀终于平定天下,建立了东汉王朝,人们为了纪念他曾到过此岗,便把这个岗称为花岗。后来,黄河改道,花岗四周的低凹处逐渐被黄河淤为平地。1964年秋,在岗上发现了古文化遗址。后经发掘,发现了大量古代遗址。

刘胡桐村:位于二七区马寨镇人民政府南部。原为刘胡桐乡政府驻地。刘胡桐地处丘陵地带,沟壑纵横。相传,明末刘姓迁此,挨村有一狭窄深沟形似胡同,村名便叫刘胡同,后来,又有多个姓氏的人家在此定居,村民逐渐增多,成为方圆数里的一个大村。

台郭村:位于二七区侯寨乡西南部。据村中老人讲述:明宪宗成化二年(1466年),唐代名将郭子仪第六子的第十一世孙郭武功由山西洪洞县携妻和子、二女及三个胞弟、堂侄等10人迁居郑州西南杨柳村(今台郭)。许多年后,郭武功后代的数量激增,人多姓杂,这里安营扎寨最早,又是大家族,有祠堂,有花园,久而久之,这里便被叫成了台郭。

高平:位于惠济区大河村西二里许。该岗南北长600多米,东西宽500多米。村中流传,西汉末年,王